

# 「格外地創：藝穗會的故事」展覽

## 創辦人謝俊興的七段口述歷史

收聽錄音：[www.jcchlp.com/outlier](http://www.jcchlp.com/outlier)

### 第一位義工阿Cat

藝穗會從創辦開始，義工制度一路沿續下，其中一個絕不能遺忘的義工故事，或許可以由Cat說起。Cat可能是藝穗會的第一個義工，現時是藝穗會的行政主管。「格外地創：藝穗會的故事」展覽中的作品「近乎藍」有一個個的箱子，箱子裝載着的物件都是由Cat所保留下來的。Benny與Cat合作了34年，Benny間歇地總會叫Cat收拾一下一個個圍着她的箱子，有時又會跟她說，「你保留那麼多有

何用呢？不如捐給圖書館或其他地方，甚至送去迷你倉。不用浪費地方。」

收賣佬不易為，有條不紊的收賣佬更難為。但是，Cat在30多年堅持下來，一一收集藝穗會的歷史碎片，才令到這次展覽可以展示這些歷史文物。這些鑼絲釘、碎磚瓦、舊雜物，丟到街上是沒有人要的，但對藝穗會和參與者來說，在記憶與故事中都十分重要。記憶是一條河，當河水不斷向前行，挽留不及。可是，這些記憶不斷在我們的腦海中湧現，有時真的需要一些物件將記憶鎖定。

### 第一部電腦

藝穗會的第一部電腦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出現的，意味著我們決定要追上時代。萬事起頭難，新產品更價值不菲，當時電腦是一個奢侈品，Benny心裡切望擁有，但又負擔不起。

猜不到，奇蹟出現。當時Benny有一位朋友 – 藝術行政人員Daniel Chung，知道藝穗會需要電腦，便披露其電腦發燒友的身份。Daniel與Benny一起到鴨寮街，買了硬件和主機，Daniel回家後就拼砌了一部電腦。這部電腦於藝穗會用了很長的時間。

有了電腦，但是最大問題是藝穗會沒有電腦軟件。電腦軟件翻版的時代，曾經遍及家家戶戶，藝穗會也因出不了錢購買軟件，非法盜用軟件。不過，當微軟公司控告其他公司盜用軟件的案件流出，藝穗會發現這樣不合法，便開始循正途使用軟件。當然，欠缺金錢，這個過程令到藝穗會花費了很多時間和資源。

### 第一部傳真機

未有傳真機前，與外界溝通的方法是打長途電話，但是打長途電話不是隨時拿起手機就完成，而是需要一早到大東電報局預約時間，再親身於特定時間到那裡才能撥出長途電話。當時需要經過海底的電纜傳播，之後就有大公司有了Tele Machine，就如電動的打字機，讓人向遠方的朋友傳送簡訊。

科技發展慢慢推進，未有電腦前，藝穗會要與外界溝通，傳真機是一個好工具。進入傳真機的年代，這發明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既震撼又神奇。對藝穗會這些藝術機構來說，與傳媒及藝術家溝通，除了傳送文字，也可以傳送影像、平面圖和劃公仔，十分方便。

然而，這部今天已棄用的傳訊工具，猜不到當年剛推出市場時，一部的價格需要十多萬。藝穗會當然買不起，只有慢慢等到價錢回落可以負擔時，才與報章的一位文藝編輯各湊一半錢，買了傳真機。當時，這位文藝編輯正是為了在中環方便地把寫好的稿件即時傳真回報館才答應。

## 第一部打字機

電腦時代，我們或許不太明白打字機的作用，其實電腦還沒有出現前，有一部打字機是必然的。當時，藝穗會有一部十分先進的打字機，電動、可改錯，更有記憶功能。那是6K的記憶，即可記載兩張隔行書寫的A4紙內容。

藝穗會的打字機怎出現？話說當時藝穗會的辦公地點在灣仔藝術中心，發售打字機的牌字是Brother。這個牌子的陳列店就近藝術中心，有一次Benny吃完飯走過，便走進去與售賣員談起，結果以一個半贊助的價錢買了Brother打字機。這部打字機對當時的藝穗會來說，十分有用，因為當時很多文字的紀錄也需要用到。

可是，打字機只輸出英文，中文的文書工作如何處理？除了手寫外，需要印刷便要把手稿拿到植字公司，植字公司打印好文字後，藝穗會再校對，有錯要改便需要再拿到植字公司，所以程序既複雜也頗費時。

## 第一盞豬嘴

藝穗會創始時，不似一般的藝術機構硬件齊全，所有劇場和舞台也是沒有表演用的燈具。於是，他們買來櫥窗的射燈照明，但在劇院中是不足夠的。因此，藝穗會需要想盡方法「搵」一些舞台燈，為何用「搵」這個字？因為藝穗會沒有足夠的預算購買專業的舞台燈，於是四出尋找。幸而藝穗會知悉英國一個小劇場打算把舊舞台燈換成新的，於是藝穗會就接收了這批香港的舞台工作人員稱之為「豬嘴燈」的舊燈具。英國的朋友替藝穗會接收了，然後再包裝入箱，找來航空公司贊助，就順利地將豬嘴燈由英國「door to door」運到香港。

然而，問題仍未解決，當時有燈卻沒有燈架，剛巧有一個義工是一個電子工程師，名字是葉照明。Benny有一次便拿他的名字開玩笑，看他是否人如其名，懂不懂弄燈光。那時藝穗會需要一部燈光主控台，Benny發現他的興趣是舞台燈光，葉照明於是替藝穗會研發了一部燈光主控台。它沿用了一段幾長的時間，直至藝穗會最後有足夠的金錢購買專業的燈光主控台。

## 第一把鑰

Benny於1983年的聖誕前夕拿到鎖匙。最近發現鎖匙仍在手，Benny形容為：當我回看這串鎖匙，也真的感到十分神奇。因為這串鎖匙，繫着鎖牌，並指明屬於那一道門，但在Benny記憶中，他剛進到牛奶公司的倉庫，門和窗已拆掉，鎖匙卻仍在。他想到，鎖匙理應配鎖，但當鎖不存在時，鎖匙的價值在哪裡？

這些鎖匙有如回憶的標誌，再細心看，其中一個鎖牌寫明了18樓的鎖匙，也有一些櫃門匙，但眾所周知牛奶公司只有4層，何來第18層？很多藝術家對此有豐富的想像。此外，還有一個信封，信封面寫有：on her Majesty Service，可謂港英時代的產物。Benny當時有一個秘書Emma，他寫了一句說話交代Emma：將鎖匙好好保存，放到夾萬當中，留待交還給政府（“Emma, Keys of the building which have to be returned to Gov' t later. Please keep in the safe.”）。

## 第一個收銀箱

1984年藝穗會開羅時，沒有收銀機，收錢的方法十分簡單，就是利用義工家中多出來的一個麻雀箱裝載金錢。麻雀箱使用上來十分方便，可以拿着它到處走，而不會遺漏它。同時，裝載金錢以外，這個麻雀箱也盛載了一個Maria年代。Maria是一個接待員，她的生活節奏是日間睡覺，夜間出動。因為藝穗會最繁忙的時間是晚上，Maria由1986年至2003年擔任夜間接待員。這段時間，大多數人來到藝穗會，第一個見到的人就是smoking Maria。為何叫smoking Maria？因為她當時有很大的煙癮，誰人走過前台都要跟她打招呼，於是很多藝穗家對她留下深深的印象。